蜀山劍俠傳/29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九九回　妙法渡鯨波 電射虹堤驚海若　香雲衝癸水 星飛瑩玉破玄冰

下一回▶

上回說到衆人站在金銀砂結成的長堤上，由憲祥行法，朝前急馳。祇見前面依舊兩道晶牆，夾着一條長堤，身後所過之處，海水卻似狂雪山崩一般，往中間合攏。回頭一看，海面上直是起了一條銀線，海波滾滾，隨同長堤往前縮退，飛行神速。憲祥又恐多生枝節，行法更快，不消多時，便離前面兩水交界的霧陣不遠。李洪知道一入霧陣，憲祥必要收法，改由上空飛行。覺得海天萬里，碧波無垠，當中水面上架起一道金線飛堤，實在好看，不捨撤去。笑說：「奇景難遇，蘇道兄稍緩前行，容我多看一會兒如何？」忽聽陳巖傳聲急呼，令衆戒備。原來陳巖雖知易靜劫難不可避免，早去無用，不知怎的，道心不寧，仍急於迴轉中土，惟恐中途多生枝節，以致延誤時間。因而一面隨同飛馳，一面暗中行法四下查看，果然前面濃霧之中現出異兆。本想請憲祥將飛堤收去，改爲御遁飛行。繼一想：「李洪童心未退，又不服人。便是憲祥也是輕易不出手，祇要施爲，遇敵決不後退。眼看距離前面霧陣不過二三百里，瞬息飛到，霧影中雖有異兆，相隔尚遠，是否爲難，尚自難料，就此讓避，也嫌膽怯。」於是改用傳聲，令衆留意。

衆人一聽，忙用慧目查看，目光到處，發現前面濃霧影裏，有數十百股白影，長虹也似朝着他們這面飛來，看去勁急異常。李洪和虞、狄二人均是初見，還不怎樣。憲祥一見，便知對方來歷，料知適纔行法爲戲，無意之中將北海隱居的一位水仙驚動。這纔想起濃霧籠罩之下，正是水仙別府左近。那水母姬旋的弟子絳雲真人陸巽，因奉水母遺命，在

海底靜修，身早走火坐僵，須要靜修三百六十年，纔能復體重生，在此期中，不許外人驚擾。爲此在所居水宮的海面上，行法造出八百里方圓的濃霧。在他境內，照例有人飛空經過，必須相隔水面千丈以上飛行，纔可無事。離水稍近，門下好些弟子均是修煉多年的水族煉成，神通甚大，對師最是忠心，知道乃師所煉元神尚未凝固，最忌驚擾，必定羣起夾攻。憲祥以前往來金銀島，雖知當地禁忌，因飛行均高，不曾驚動下面水族，日久無事，祇當人言過甚，便未在意。這次同了衆人前來，因陳、李二人俱有童心，貪看海中羣鯨戲水，飛行既低，遁光更強，路又走偏了些，相隔水面祇一二十丈高下，一直不曾改高。中途憲祥雖然想到，見無甚事，也就忽略過去，不知所經正是水宮上空。等到水仙門下弟子發現，紛紛追出，因飛行神速，未被追上。衆人卻不知道，這班水族修成的人類，氣量甚小，全都忿恨，斷定衆人是往金銀島，必要回轉，早就隱伏水下，佈陣相待。其實衆人歸途比原路稍偏，本可避開水宮正面；或由上空飛走，也可無事。衆人偏令憲祥施展仙法，飛渡洪濤，那道金銀長堤，把千百里海面齊煥霞輝，相隔老遠便能看見。如非水仙法令嚴密，惟恐門人生事，不令出境，早已迎上前來。

憲祥爲人外和內剛，平素對人雖極寬厚，但也不肯受人欺侮。見此形勢，料知對方有意爲難，暗忖：「久聞水仙爲人甚好，但他門下弟子均是水中精怪煉成，以前專喜興風作浪，殘殺水中生靈，又喜與過往的人爲難。正教中人均因水仙人甚方正，長於玄功變化，神通廣大，法規甚嚴，所受劫難苦痛非常，所以從不驚擾。好在這班水族自從乃師走火入魔坐僵以來，祇在水宮方圓千里之出沒遊行，並不他往。過時自己祇要稍微留意，把遁光升高一些，便可無事。又是海天盡頭，難得走過之地，誰也不肯計較。近又聽說水仙三百六十年災難已滿，元神凝固，休說離水飛行，便是由他宮前水遁經過，也不妨事。自己這一行不過飛離水面較低，並不妨事，何故如此倚勢欺人，佈此惡陣？平生喜與同道交往，早想見識此人，未得其便，就此退讓，未免示弱。對方雖是水中精怪煉成，多具神通，見人逃走，必定不容，當地似在水宮境內，就許追來爲敵，也躲不掉。」憲祥一時乘興，也未告知衆人，索性不再收法，把手一指，那道金銀堤立似驚虹電射，朝霧陣中直射過去。

陳、李二人見憲祥聞警，眉頭微皺，金銀長堤反更加寬，去勢很快，晃眼穿入霧陣。那霧陣橫亘兩水交界之處，上與天接，一片混茫，甚爲濃密。這時喫那千百丈驚虹飛堤上面的金光銀霞一映，所到之處，齊閃霞輝。飛行又快，霧氣受了衝動，捲起千萬層彩綺霞絹。下面的驚濤駭浪，又成了億萬金鱗銀甲，電轉星翻，四外偏是那等沉黑，越顯得奇麗壯觀，氣象萬千。再看先前所見數十百道迎面斜射而來的白虹，突然一閃不見，均以爲對方知難而退，已先隱避。憲祥也覺當地本是主人水宮所在，對方來意善惡，尚未

得知，就算有意爲難，當未交手以前，先就行法示威，也覺無禮。心中生悔，忙收緩進，故意對衆笑道：「我只顧迎合諸位道友好奇之念，略施小技，忘了此地乃水仙宮闕。我們已入禁地，還在班門弄斧，此舉實太冒失。且喜發覺尚早，這裏相隔水宮尚有三數百里，還是改由上空飛行，以免驚擾主人，貽笑失禮。」陳巖會意，方要接口，李洪和虞、狄二人均不捨那奇景。李洪先說：「此地既離主人所居尚遠，我們祇在水上飛行，有何妨害？譬如海中大魚由此經過，莫非不許麼？」虞、狄二人從旁附和，力言：「下面雖是水仙宮室，我們也未在他宮前擾鬧，這麼大一片海，既非私有之地，爲何我們在三百里外經過都不許？」憲祥笑說：「話不是這等說法。主人得道多年，因奉師命，閉關清修，本來不應驚擾。我們不知便罷，既然知道，再如故犯，實在失禮。就這樣，將來再過此地，遇機相見，我還想負荊請罪呢。」李、虞、狄三人未及回答，陳巖聽出憲祥口氣，惟恐多事，從旁力勸。

就這幾句話的工夫，又前進百餘里，已到霧陣深處，尚無動靜。憲祥越以爲先前誤會，心更不安，便不等衆人再說，先將金銀砂堤收去。衆人見憲祥執意不肯，祇得聽之，隨同飛起。滿擬千百里霧陣，不消多時便可飛渡，下面又是暗沉沉的濃霧依然，除卻海濤沖激之聲，毫無異兆。誰也沒想到，轉眼便有變故發生，危機四伏，一觸即發，雖然無害，卻生出好些枝節。暫且不提。

衆人正飛之間，憲祥首先覺出飛行時久，始終仍在暗霧之中，方在奇怪。忽聽陳巖大喝：「妖物敢爾！」衆人本是各駕遁光，聯合同飛，一路說笑前行，多未留意。聞聲驚顧，一片紅霞已由陳巖手上電馳飛出。紅光照處，兩個身材矮瘦、形似夜叉的怪人，手中各持兩柄形似雁翎的奇怪兵器，帶着大串寒星，本由暗霧之中突然來襲，因喫紅霞一迎，似知不敵，各自化身飛遁，朝下面海濤之中流星下射，晃眼不見。

原來陳巖剛纔心裏不寧，疑有變故發生，本在行法查看。及見飛行時久，覺出有異，格外留神觀察。不料對方隱形甚妙，身外更有濃霧遮蔽，海霧又極濃密，看去彷彿被風捲起來的霧團，先未看出真相。後用天視地聽之法仔細觀聽，見那霧團隨在遁光之後緊迫不捨，越看越怪，想要行法試探，是否裏面藏有妖人，忽聞霧影中有人低語。一個說：「敵人劍光強烈，飛遁神速，雖被困住，想要一舉成功，仍是很難。隱形暗算也未必有用，一個不巧，反爲所傷，大不值得。」另一個答道：「看敵人先前來勢，甚是難鬥。師父神遊未歸，不用法寶暗算，至多將人困住，要想擒他們，決非容易。再要被他們看出門戶方位，就許逃走，都不一定。還是照二師兄所說，試他一下的好。」陳巖看出霧陣團中有幾點碧光閃動，似是妖人雙目，知道妖人不但精於隱形，並還另有法寶隱蔽形

迹，故此行法觀察均看不出。如非聽出語聲，難免不中暗算。所放冷箭又不知是何法寶，必定厲害。正想暗告同伴留意戒備，未及開口，那兩團濃霧已由後面追近。陳巖料知來者不善，揚手一片紅霞飛將出去。那兩人原沒想到蹤跡已被陳巖看破，本想由霧影中發出兩大串寒星，打算乘隙暗算，雙方勢子都急，恰好撞上。這兩人均是水仙門人中的能手，因見敵人雖然困入陣內，還拿不定是否可以得勝，特地隱形暗算，已經尾隨多時。先因對方遁光強烈，惟恐一擊不中，未敢冒失。後聽同門發動信號，連催下手，心想：「本門隱形神妙，又加上法寶隱蔽，敵人決看不出，就不成功，也可全身而遁，發動陣法，再與一拼。」哪知兩串寒星剛發出手，猛瞥見敵人揚手一道紅霞，迎面飛來，兩下裹纔一接觸，紅霞中突現出千萬點金花紛紛爆炸，寒星消滅，護身黑霧也被衝散。二水仙不禁大驚，仗着飛遁神速，忙即逃去。

衆人祇當妖人已逃，不敢再來，但所說陣法不知底細，急切間不易衝出，飛行徒勞，便即停飛。正在各運慧目，觀察門戶方位，商討應付之法，忽聽叭的一聲，下面暗霧影中，突然飛起一團斗大白影，來勢甚急，到了衆人身旁，喫身外寶光一擋，當時爆炸。衆人覺出威力甚大，如非功力都強，另換一個法力稍差的人遇上，縱不受傷，附身寶光也必震散。就這樣，大家仍受了一點震撼。李洪首先激怒，喝罵道：「這一大片海面，並非私有之物，我們又未去他海底水宮驚擾，祇由上空飛過，與他何干，爲何倚勢橫行，用此惡毒陰謀，埋伏暗算？真是欺人太甚！照此情勢，平日不知如何橫行，就他開放門戶，想要善罷，也是不行，非和他分個高下，除此妖孽不可。」話未說完，猛見無數團白影突然出現，最大的約二尺方圓，小的祇酒杯大小，虛懸空中，往來飛舞。被身外寶光一照，看去白色透明，內裏水雲隱隱，旋轉如飛，快慢不一。蘇、陳二人認出此是水母門中獨有的癸水雷珠，乃大量海水精氣所萃，一經施爲，生生不已，越來越多，威力極大。恐虞、狄二人功力稍差，難於抵擋，忙令五人把遁光聯合一起，合力防禦，以免疏忽。待了一會兒，見上下四外已被這類形如水泡的白色雷珠佈滿，爲數何止千百，多半停空急轉，祇有百十團環繞身外，飛舞不停。

衆人正想敵人既將從不輕用的本門癸水雷珠發出，怎不爆炸？忽見前面又飛來一片銀色冷雲，上面擁着七八個道裝男女，多半奇形怪狀，高矮胖瘦各不相同。內中祇有兩個身披鮫綃的白衣少女，貌最秀美，所穿衣服薄如蟬翼，玉膚如雪，隱約可睹。這夥敵人的相貌神情大多詭異。尤其爲首一人扁頭闊身，鼻孔向天，一隻怪眼生在前額之上，兇睛怒突，大耳垂輪，滿頭紅髮，糾結如繩。穿着一身紅衣，面赤如火，背插兩柄大叉，手持一劍，連人帶兵器，通體紅色，貌更醜怪，不似人類。偏都不帶一些邪氣，同在水雲擁護之中冉冉飛來，手指衆人，正要發話。李洪看出敵人有意作態，故示從容，越發有

氣，立意想給對方一個下馬威。於是將身一縱，飛出遁光之外，朝前喝道：「大膽妖孽，無故興妖作怪，通名受死！」爲首怪人不知李洪出時防身寶光已隱，見是一個未成年的幼童，相貌又生得那麼英俊靈秀，反倒不忍加害，厲聲喝道：「乳臭小兒，有何本領，敢發此狂言？此是絳雲真人仙府所在，你們師徒數人，如由上空飛過，彼此無仇無怨，自然無妨，爲何賣弄神通，貼波飛馳，激動海濤，驚擾我師父的清修？爲此饒你師徒不得。看你小小年紀，不值計較，快叫你師長出來答話。否則，你們已經陷我陣內，本門水府癸水雷珠具有無上威力，便大羅神仙遇上，也是不死必傷。彈指之間，全成粉碎，休要後悔。」

李洪原想先發制人，給對方一個厲害，早將法寶、飛劍暗中準備停當，表面卻不顯露形迹。及至聞言，不由大怒，不等說完，左肩一搖，斷玉鉤首先化爲兩道剪尾精虹，迎面飛出。跟着又是連珠霹靂，朝前打去。爲首的怪人乃水仙門下二弟子唐鏗，得道年久，法力頗高，又得獨門傳授，精於玄功變化。上來因李洪將寶光一起隱去，所駕遁光並不甚強，又見衆中祇有一人年長，誤將蘇憲祥認作一行師長，沒把李洪放在眼裏。他正發話間，忽看出對面敵人全是金光紅霞，層層防護，彷彿深知雷珠厲害，防禦甚嚴。而這幼童竟敢單人出鬥，根骨又是那樣靈秀，方在生疑。猛瞥見銀虹電舞而來，寶光強烈，從來罕見。方覺敵人年紀雖小，法力功候均非弱者，待要行法抵禦，一試深淺，已是無及。就這微一動念之間，銀虹突然暴長，朝那一片水雲環繞上來。怪人看出不妙，待要一退，水雲已被銀虹裹住。下餘幾個道裝男女，全是那水仙門下，法力頗高，見勢不佳，各將法寶、飛劍紛紛施爲。不料李洪誤以爲敵人恃強，兇橫撒野，心有成見，立意給對方喫點苦頭，準備先用斷玉鉤試上一下，看出敵人深淺以後，再下殺手。一見斷玉鉤銀虹已將敵人連所駕水雲一齊圍住，因是天性仁厚，忽想起斷玉鉤乃前古奇珍，威力絕大，敵人雖然可惡，聽憲祥之言，水仙爲人甚好，法規又嚴，這班異類修成的人均有多年苦功，到此地步實非容易，也許罪不至死，何苦斬盡殺絕？心中一動。就這銀虹電捲的瞬息之間，忽見七八道青白二色的寒光同時由敵人手上飛起，晃眼將所駕冷雲包沒，老遠便覺冷氣森森，寒威逼人。斷玉鉤銀虹竟被擋住，敵人雖似有些相形見絀，急切間卻傷他不了。

李洪正待另取法寶施爲，對面兩少女忽然張口一噴，便有兩股灰白色光氣由口中激射而出，喫身外銀虹擋了一擋，忽自碎散縮小，化爲大量細如遊絲的微光往外亂竄。耳聽憲祥急呼：「李道友留意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斷玉鉤所化銀虹雖將敵人連同身外寒光、冷雲一齊圍住，龍幡也似不住閃動，往裏束緊，但四邊仍有空隙。李洪本意是先將敵人防身雲光破去，祇使稍微受傷，又無全數除去之念，一時疏忽，竟被那光絲乘隙穿出。

剛瞥見兩三絲極細微光穿出銀虹之外，突然暴長，宛如兩道極強烈的水龍迎頭衝到，來勢比電還快。李洪先因斷玉鉤未將敵人護身雲光破去，原想發動太乙神雷和如意金環再試一次。一見寒光如龍，從對面衝來，又聽憲祥連聲警告，忙將左手一揚，數十百丈金光雷火隨手而出，朝那兩道水龍打去。同時如意金環也相繼飛出。滿擬敵人多厲害的邪法異寶也禁不住神雷一擊之威，至不濟，也將它衝蕩開去。誰知這兩股寒光乃敵人千年苦功所煉元丹真氣，本身便具極大威力，奇寒無比。常人遇上，固是百步之外，必要凍僵慘死；便道力稍差的人也禁不住。最厲害的是這兩股丹氣，與空中佈滿的大小癸水雷珠有相生相應妙用。如非李洪仙福深厚，無意中將如意金環同時發出，照樣難免受傷。

事也真巧。憲祥經歷最多，深知敵人來歷深淺，一見兩個少女發出丹元真氣，便知不妙。方喊：「李道友留意！」那細如油絲的寒光已乘隙穿出，生出感應。憲祥惟恐李洪不知底細，受了誤傷，慌不迭一縱遁光，電馳追去，身外金光銀霞狂濤一般往前捲去，欲將李洪護住。就在這事機瞬息之際，太乙神雷已經爆發，震天價一聲巨響，數十百丈金光、雷火滿空飛舞爆炸。那兩股水龍迎頭撞上，立被震散。憲祥知更危急，未容尋思，隨聽叭叭連聲，四外氣團也紛紛爆炸，震勢更比神雷還要猛烈，身外寶光已受震撼。當頭金光銀霞竟被那千百團形似水泡的癸水雷珠連續爆炸，震退了些，急切間已不能與李洪聯合一起。知道這類水母所傳獨門雷珠威力之大，不可思議，一經發動，生生不已。往後勢更猛烈，到了後來，這千百里方圓的水宮上空織成一片雷海，敵人事前又有陣法埋伏，休說破它，連想辨清門戶逃走都極艱難。憲祥正在愁急，前面李洪的如意金環突化佛光飛起，也是晃眼加大，展布開兩三畝方圓，將人護住。憲祥曾在金銀島見過李洪持有仙佛兩門的至寶奇珍，當時李洪身在金蓮神座之上，又祇放出一環，還顯不出此寶的威力妙用，這時一見，不禁大喜。

原來李洪先發出一環，想破敵人法寶。及見四外雷珠紛紛爆炸，當頭水龍被神雷擊散，化爲酒杯大小無數水泡隨同爆炸，震勢猛烈，繁密異常，又都是由小而大，互相撞擊。爆炸以後，化整爲零，重又由滅而生，越來越多。心靈上竟生出警兆，看出厲害，百忙中先將三枚金環全數施爲。看去上下三圈佛光，凌空將人護住，環繞身外，上下均有空隙，但那麼強烈繁密的水雷竟被擋住，一個也未上身。憲祥等見狀，立時乘機忙催遁光迎將上去。兩下裏剛一會合，李洪看出敵勢太強，又將金蓮神座放起，化爲一朵畝許大小千葉重疊的金蓮花，將衆人一起托住。花瓣上的毫光金芒電射，齊往上昇，高出衆人頭上十來丈，喫那三圈佛光往下一壓，重又化爲千重靈雨，倒捲而下，將五人圍護在內。這時那滿空水泡形的雷珠已排山倒海一般，夾着雷霆萬鈞之勢，齊從四面壓來，霹靂之聲成了一片極強烈的繁音巨響，海嘯山崩，無比猛烈，已分不出是風是雷。

衆人在仙佛兩門至寶防身之中，靜以觀變，暫時雖看不出有何危險，但那無量數的雷珠先似萬千炮彈，由上下四外齊往中心湧來，儘管紛紛爆炸，還看得出一點縫隙。打到外面光層之上，立即濺起千萬重金花芒雨，四外水雷也被擋退老遠，不得近前。到了後來，因佛門至寶威力神妙，防禦嚴密，挨近便被擋退。敵人也將那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由無量海水精氣中凝鍊成的癸水雷珠大量發揮。經此一來，直似把千尋大海所蘊藏的無量真力朝着五人夾攻，水雷也越來越密，密到一絲縫隙都無，千百萬丈一片灰白色的光霧中夾雜轟轟怒嘯，將那高約十丈，大約畝許方圓的一朵金蓮花圍繞在內。那無量數的水雷已分辨不出爆炸形迹，上下四外都被光霧佈滿。除前頭爆裂的密雷被寶光逼緊，化爲億萬水花芒雨，密結如牆，停滯不動外，祇見無量銀色星花，明滅亂閃。再往前便是白茫茫一片光影，內中翻動千萬層星花，狂潮一般朝前湧來，壓力震力之大，簡直不可比擬。

衆人連運慧目查看，休想看到敵人一點影迹。李洪意欲仗着法寶之力衝將出去，憲祥、陳巖齊聲攔阻。憲祥說：「這類癸水雷珠，乃水母昔年獨門仙法，威力之大不可思議。我們此時差不多被敵人把這麼大一片海面的真力由四面八方吸來，一齊壓到我們身上，中雜化生無盡的億萬雷珠。照此情勢，好似水宮主者絳雲真人也被驚動，在彼暗中主持，有意慪氣，否則敵人決無如此大膽。如非李道友持有西方至寶金蓮神座，我們不死也必重傷，或是僅將元神逃出。別的不說，單那奇寒之氣先禁不住。還有，我們此時無異陷身雷海之中，敵人所埋伏的陣法甚是神妙，爲雷珠光潮所掩，門戶方位全辨不出，急切間如何能夠脫身？一個不巧，還要發生巨災，傷害無數生靈。雖然孽非我作，事情總由我們而起。不知道也還罷了，既然知道，再如硬衝，激成災害，便須分任其咎，如何可以大意？李道友再如不信，以你我的法力，事前有備，又有法寶防身，驟出不意，稍微衝出寶光層外，略試它的寒威，還可辦到。但是行動必須神速，不可全身出現，以防回時艱難。那癸水真氣，感應之力奇強，祇要一絲侵入，這如山如海的雷珠一生感應，隨同乘隙而入，縱有至寶防身，也難禁受。我看以水仙的爲人，決不會縱容門下如此妄爲，其中必有隱情。陳道友無須愁急，時至自解。」

李洪終覺所言太過，仗着所有法寶均與身心相合，便照所說，冷不防想衝出寶光層外，試上一下。人到金蓮寶光外層，還未透出，猛覺一股奇寒之氣迎面襲來，不由激靈靈打了一個冷戰，心靈上重又生出警兆。知道不妙，忙即退回。對面已有大蓬光雨激射而來，那環立若牆的雷海光壁也受了感應，衝動更烈。憲祥笑問：「道友你看如何？」陳巖原聽人說過水母師徒的厲害，知已被困住，難於脫身。惟恐強行突圍，引發災變，又不敢

輕易嘗試。正在爲難，憲祥默運玄機，推算了一陣，笑說：「陳道友祇管放心。雖然不免耽延，興許還要因禍得福都不一定。」李洪也說：「身有麗山七老所賜杪欏神符，真要不能脫身，祇要將靈符展動，立可轉危爲安，無須發愁。」陳巖也知爲日尚早，但不知怎的，老是想和易靜見上一面，神思不能寧貼。先未覺得，聞言忽然想起自己歷劫三生，修道多年，就說事太關心，也不應如此煩躁失常，莫非有甚不好之兆將要應驗不成？越想越疑，料定事故不久必要發生，祇得凝神定慮，把先前雜念一齊去掉，聽其自然。憲祥和陳巖是兩生良友，交情之厚，不在陳、李之下。又經推算，口雖不說，早已洞悉前因，得知未來結果，陳巖前途危機隱伏，回去越晚越好。雖幸和李洪一起，尚有解救，到底無事爲妙。恰巧水仙門人作對，將衆困住，癸水神雷雖然厲害，但有西方金蓮神座和諸般法寶防身，決可無害；並且不久還有一位異人要來會合。借此拖延，實是兩全。一聽李洪說起麗山七老杪欏神符，恐其不耐久困，妄自發難，又不便當衆明言，忙接口道：「此符祇能使用三次，日前幻波池七老現身如算是兩次，再用一次便失靈效了。七老既贈此符，必有深意，否則何必祇限三次？我們眼前雖居險境，我們的法寶足能防身；而水宮的主者又是正人，此時尚未見面，是否知道門人違命犯規，恃強欺人，還不能定。就算縱徒行兇，也是一時負氣，不是本心。依我之見，好在無害，不如守到主人出來，問明再說，免傷和氣。此符卻是千萬不可輕用。」

李洪答道：「當七老前輩傳授此符之時，聽那口氣，共可抵禦三次危急，不許妄用。能省下不用，防備未來，自然是好。不過易師姊危機將臨，真要拖延日久，爲免誤事，也就說不得了。」陳巖原見過七老元神和佛法威力，暗忖：「有此大援在後，有何可慮？易靜又是屢生修爲，師門鍾愛，決不會坐視滅亡，置之不理。莫要爲了關心太過，反倒惹出事來。」念頭一轉，心情也就寧貼。憲祥暗中留意，先見陳巖自從上路以來，老是心躁氣浮，有時直不似修道多年的行徑。知道此舉關係他的安危甚大，一時疏忽，遇上那幾個前生強敵，被其看破，立有性命之憂，一直代他愁慮，及見恢復常態，纔稍放心。虞、狄二人法力較差，法寶、飛劍更非蘇、陳、李三人可比，見敵人聲勢這等猛惡，自知不濟，祇得守在裏面，聽憑三人主持進退，不再過問。

這時癸水雷珠已密壓壓結成一片，震力之猛，自不必說。上下四外的水雷光氣幾成實質，六合之內都被這無量雷珠塞滿，除當中這朵大金蓮花而外，更無絲毫空隙。西方至寶不是尋常，雖然敵人威力越大，反應之力越強，那蓮花瓣上放出來的毫光和那三團佛光、一幢祥霞反倒較前加倍強烈。但對方水雷威勢也有增無減，一任李洪施展全力，也祇相持不下，僅保住不受危害，想要隨意衝動，突圍出困，仍是萬難。似這樣相持了好些時日，五人身在水雷包圍之中，彷彿天地混沌，四圍被無量元氣包滿，轟轟之聲既密且急，

震得人耳鳴心悸，哪還分得出天色早晚。不知經過多少時日，後來還是蘇、陳二人看出突圍艱難，除卻水仙神遊歸來，或是有心釋放，要想脫身，直似無望。惟恐相持日久，誤了時機，各用仙法留意推算，算出被困已達十日以上，便把時日記下，靜待解圍。又過了幾天，陳巖因先前警覺兆頭不好，心生謹慎，還好一些。李洪卻因被困多日，身陷雷海之中，四外均是灰白色的寒光，中雜億萬密如雨雪的銀花，電旋星翻，不住閃變，看去似光似氣，但是壓力奇重，比鋼鐵還堅。如非金蓮寶光四外抵住，休說寒威難耐，震勢奇大，便那壓力也禁不住。敵人始終不曾再現一個，這些日來，曾和虞孝連聲喝問，一任冷嘲熱罵，百計引逗，始終人影不見，毫無反應。一算日期，不知不覺已是二十來天。李洪不由煩悶起來，便對衆人說道：「易師姊他們大難將臨，固然另有救星，到底放心不下。能早飛回中土，在旁待機，到底好些。何況燃脂頭陀所借香雲寶蓋尚未到手，不知借寶的人送還也未。主人縮頭不出，卻任門人大膽妄爲，倚勢行兇，實在可恨。我想那水仙既是得道千年，法力高深，入定已有多日，這等猛烈的震勢，斷無不知之理。似這樣分明是師徒合謀，有意作梗，我們守到幾時是個了局？自從被困，從未出手還擊，就不輕用杪欏神符，也應給他嚐點味道。我想大家合力試他一下，否則我們也是屢生修爲的人，卻被這些水中精怪隨便困住，太丟人了。」

憲祥早就算出前後因果，知攔不住，微笑未答。虞、狄二人日久氣悶，因自身法寶威力較差，不便先發，聞言首先讚好。陳巖見憲祥未開口，便攔住三人暫緩發難，笑問：「蘇道兄，你意如何？」憲祥答道：「我想絳雲真人決不輕易與人結怨，照我看法，前數日或許是他門人見我們飛行太低，乃師元神剛剛凝固，魔頭甚多，最忌驚擾，一時氣忿，便出頭作對。休看先前億萬雷珠同時爆炸，那等猛烈的聲威，海面以下，水宮左近，早被他們禁制隔斷，聽不出一點聲息。否則，我們經過時祇將海濤沖激，尚恐驚動，他們到了第三天上，身外水雷光氣，看去幾同實質，聲勢彷彿更猛，癸水精英已連成了一片，敵人怎會始終不曾再見一個？彷彿主人有甚麼要事，將這北海癸水精氣化爲一片雷海，將水宮四外護住。我們不過適逢其會，又當雙方敵對之際，單放我們脫身，匆匆不知底細，難免敵人就勢反擊，更多危害。所以祇好將錯就錯，將我們留在此地。此時爲時已久，主人難關已過，祇剩餘波，也許暫時無暇及此。你們祇看近兩日來，四邊癸水精氣盡管和以前一樣堅如萬丈鋼壁，無法衝動，但是裏面雷珠爆炸所發出來的光雨銀花，層次分明，快而不亂，十分自然。不似先前紛紛亂爆，互相沖盪，輕重大小不一。壓力雖仍大得出奇，也與以前兩樣，上下勻稱。我只是猜想，也還拿它不準，真要試它一下，也無不可，祇不要傷人便了。」

陳、李、虞、狄四人互一商量，決定把法寶、飛劍由光層中發將出去，等將敵人激引出

來，然後相機應付。主意打定，狄鳴岐忽想起身邊還有一件法寶，乃恩師新傳，名爲青陽輪。因素謙退，不願賣弄，又見衆人法寶神妙，惟恐相形見絀，未肯輕用。這時想起，此是乾天真火所煉之寶，專能煮海燒山，對方都是水中精怪修成，如將海水燒成沸湯，決禁不住。好在金蓮寶座防禦嚴密，不會反害自身。心中一動，便取了出來，對衆人說道：「此是昔年西海離朱宮少陽神君贈與家師之寶，名爲青陽輪。新近家師爲了證果在即，轉賜小弟。因其威力太大，不論金鐵石土，人物鳥獸，遇上立成灰燼。小弟功候有限，惟恐不能隨心運用，多傷生靈，殃及無辜，從未輕易用過。現在我們被困日久，照蘇道兄所說，水官上空方圓千里之內，已被雷珠佈滿，如有生物，早被震成粉碎。當前敵人多是水中精怪，如將此海煉成沸湯，必定存身不住，好歹也將敵人見到，問個明白。如有本領，不妨一拼，何故藏頭露尾，又傷害我們不了，偏是長此相持，使人氣悶？諸位道友以爲如何？」

李洪連聲讚妙。陳巖接口笑道：「此寶如將海水煮沸，實是極好制他之法。還有虞道友的三枝射陽神弩，乃前古至寶，也頗有用。聽蘇道兄屢次所說口氣，恍惚還有文章，不願與主人結怨爲敵，偏又不肯詳言。爲了息事寧人之計，莫如先與他打一個招呼，如知利害，先把人現出來，分明曲直，動手不晚。」陳巖又隨即向前大喝：「我們往金銀島採藥，路過此地，並不知道海底有人潛修，祇是無意經過。就嫌我們遁光強烈，有甚驚動，也應明言，爲何上來便用埋伏暗算，見敵不過我們，又隱藏不出，並發動這等猛惡的癸水雷珠。就說我們是你對頭，這方圓千里以內生靈何辜，無故受此荼毒？你們的師父固是有道之士，便你們雖是異類修成，也有千百年苦煉之功，當知因果，無端造此大孽，難道不怕惡報？我們在此已二十餘日，任你們施爲，可曾傷到我們一根毫髮？真有法力，何妨出門見個高下？我們先前聞你們師父是個前輩修道之士，事出誤會，不願結怨，專一自保，祇守不攻，至今不曾還手。今見癸水雷珠的威力不過如此，中土尚還有事，難再相待。再不出現，這位狄道友的青陽金輪乃少陽神君所贈純陽至寶，一經施爲，此海立成沸湯。我和李、虞二位道友，也各持有仙佛兩家至寶，休說你們異類修成，便有法力的散仙也禁不住。爲免不教而誅，先此警告，再無迴音，我們就要下手了。」

陳巖說時，微聞海底深處鐘磬之聲遠遠傳來，無如密雷怒鬨，轟轟震耳，似有似無，聽不真切。說完，對方仍無反應。衆人俱都有氣，事前原經商定下手方法，仗着所用法寶均與心靈相合，又有金蓮寶座內外隔絕，可以退守，便由陳巖發令，先命虞孝將三枝后羿射陽神弩朝前射去，等到衝開一洞，再將各人法寶相繼飛出，相機行事。虞孝本心，因那射陽神弩乃前古至寶，威力絕大，如非憲祥再三主守不攻，陳、李二人有那麼高法力均未發難，早已出手了。這時想起金銀島所得靈藥已有多日，急於迴轉中土，給武當

七女送去，巴不得早日脫身。所以聞言立即施爲，揚手發出三枝射陽神弩，化爲三道金碧色箭形奇光，朝前射去。箭光到處，祇聽一種極刺耳的異聲，一連響將過去，虞孝因覺前面阻力甚大，一再加功施爲。那無量數癸水雷珠合成的光海，近三日來，看去雖似萬丈洪濤，高深莫測，勢也猛烈，較前更密，但是似動實靜，億萬星花密層層不住飛舞，上下四外遠近相同，毫不紊亂。彷彿汪洋大海，儘管波浪滔天，起伏不停，終古如斯，更無變化。喫那三枝神弩穿入以後，立似海上起了巨風，一處受了衝動，所有雷珠齊受反應。雷珠本來細如星沙，因是大小平均，疏密如一，儘管一層接一層相繼爆發，因爲威力相同，互相抵消。猶如億萬流熒，在那萬丈光海中不住閃變明滅，更無別的異兆。及受神弩衝射，立現奇景，本來米豆般大小的水泡突然暴漲，無論多大的空隙立被填滿。再受四外小泡衝散，立時爆炸，左近雷珠齊受反應，晃眼之間，蔓延了一大片。虞孝不知敵人藏在何處，再以全力施爲，指定三枝神箭，在光海中往來亂竄，全海雷珠齊受衝動，生出反應。又和開頭一樣，那些水泡形的雷珠失了均勢，有的大如銅錘，有的小僅如豆。大的剛剛爆炸，小的立時長大，將其填滿，重又爆炸。似這樣隨滅隨生，聲威也越來越猛，上下四外的億萬雷珠齊往中央壓到，互相沖激排蕩。同是排山倒海一般威力，輕重快慢卻又不同。

李洪因末兩天壓力平均，不用玄功主持也不至於有甚變故，又當合力應敵，準備出手之際，未免疏於防範，事情發作又快，祇一兩句話的工夫，四外雷珠齊受反應，威勢猛烈，較前更甚，急切間不暇兼顧，金蓮神座的護身寶光竟受了衝動。這一驚真非小可。忙用玄功主持，覺出威力大得出奇，差一點便鎮壓不住。最厲害的是前後左右都具有山海一般的壓力，偏是此輕彼重，瞬息萬變，絲毫鬆懈不得，祇顧全力防禦，忘了招呼。其他三人都想出手，但所想各不相同：虞孝志在搜敵；陳巖見時日將近，急於迴轉中土；狄鳴岐是想爲師門爭光，試試這青陽金輪的威力。三人又見陣中水雷雖起變化，那存身的金蓮神座已是祥霞閃閃，萬道毫光，屹立光山雷海之中，未受搖動。但憲祥祇是不讚一詞，微笑在側，大有脫困在即之概，使三人越發心定。先由陳巖揚手發出百丈金花紅霞，直衝光層雷海之中，祇見金花亂爆，紅霞電飛，滿陣飛舞。所到之處，那無量數的大小水泡紛紛爆炸，震勢猛烈。到了後來，忽然一個挨一個，蜂窩也似密接起來，好似無數水泡擠在一起，不住摩擦滾轉，發出一種極尖厲的異聲，刺耳難聞。就在這蓄怒待發之際，喫陳、虞二人的神弩、飛劍往前一衝，轟轟怒嘯中，又夾着驚天價一聲大震，四外雷珠立被這密集的大片水泡自行排蕩開數十百丈，形成一個大洞。二人方想癸水雷珠均是同形同質之物，爲何自相排蕩，現象不同？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瞬息之間，空處已被一團突然暴漲的大水泡將其填滿。剛被盪開震散的大小雷珠突似狂濤一般往上一涌，那數十百丈的大泡受了衝擊，立時爆炸，所排蕩開的空處又比先前大了數倍。同時左近

也發生同樣現象。開頭都是無數大小雷珠密集一團，正在摩擦，突然爆炸。剛現出大片空地，立有一兩團雷珠暴漲，將其填滿，再行爆炸，聲威越來越猛。那雷珠見空即填，也越來越大，此應彼和，紛紛繼起。許多未得乘隙暴漲的水泡、雷珠受了波動，宛如億萬光球、氣團，將上下四外一齊填沒，隨着大泡震破之勢，如金刀划水一般朝前涌去，星飛電旋，往來翻滾，紛紛炸裂。本來億萬密雷轟轟怒鳴，已比山崩海嘯還要猛烈，內中又夾着好些大水雷的爆炸之聲，休說常人，連陳、虞諸人那高法力，又在金蓮神座防護之中，均覺耳鳴心悸，神思不寧。但還自恃法力，一味堅持。

陳、虞二人的法寶、飛劍尚未收轉，狄鳴岐的青陽輪又相繼發難。出手先是三寸大小，上有六角的星形金輪，飛出金蓮神座光層之外立時暴長。狄鳴岐初次施爲，惟恐威力不大。因覺此時上天下地，方圓千里之內，均被癸水元精之氣佈滿，無論火力多強，也不至於傷害生靈，放心大膽，祇顧加功，全力施爲，頓忘師誡。憲祥雖早算就，及見禍變就要爆發，也驚疑起來。那金輪到了外面，已長成畝許大小，六根芒角齊射銀芒，遠達丈許，比電還亮，一齊轉動，飆輪飛馭，直衝光海之中。五行各有剋制，水本克火。無如青陽金輪所發三陽神火，自身具有坎離妙用，與尋常真火不同。大隻畝許的一圈金輪，投入無邊雷海之中，何況此時水雷爆炸之勢又是最劇烈的時候，本來相差懸殊，決顯不出它的威力。輪上芒角長祇丈許，按說兩面相形，大小威勢差得太多。誰知那比針還細，長祇丈許的銀色奇光，竟不受真水剋制，反因水力寒威生出妙用。祇見萬道銀芒隨同金輪電旋星飛，到了光海之中，所有雷珠祇一撞上，立即消散。所到之處，所有雷珠、水泡齊化熱煙。轉眼之間，變成一條其長無比的白虹，隨同金輪飛舞，祇顧往前伸長出去。始而白氣兩旁的雷珠不等爆炸，凡是挨近一點的全都自行消散，祇遠處還在爆炸不已。

狄鳴岐見狀大喜，以爲成功在即，手掐靈訣，催動金輪，將六根芒角的銀色火花似暴雨一般大量發出。那無量的雷珠、水泡沾着一點，便化爲大蓬熱煙，晃眼之間，當前一片便被熱煙所化白霧佈滿。陳、虞二人也誤以爲破陣有望，便令狄鳴岐收回金輪，由內而外，貼着金蓮神座寶光外層往前開去。那金輪已在光海中環繞一大圈，四外全是熱煙所化濃霧，隱聞水沸之聲。等到金輪後撤，由內而外，電也似急地從四面飛轉過去，所到之處，前面光牆首先雪崩也似紛紛消退。同時萬丈熱煙蓬勃而起，上下四外全是白霧佈滿。李洪見狀，便把金蓮神座寶光往外加大，向前展開。剛覺出前面光牆雖減退了些，無形中另有一種極奇怪的阻力，忙按神光微微一試，竟是奇熱無比，心靈上又生出了警兆。方在驚奇，側顧憲祥立在旁邊，好似耳目並用，正在出神查看，面帶驚疑之容。未及問詢，忽聽轟的一聲，緊跟着轟轟沸水之聲忽然大作。再朝四外定睛一看，原來金輪已越轉越遠，就這一會兒，已開出了好大一片空處，熱煙越發濃密。祇見白茫茫一眼望

不到底，內中僅有金輪寶光和那三枝射陽神弩在內飛舞滾轉。

陳巖先發出去的那道紅霞金花，剛由濃霧影中急收回來，面上也帶驚疑之容。李洪方要詢問，陳巖已先開口道：「蘇道兄，怎的如此現象？我這飛劍原與心靈相合，本是萬邪不侵，寒暑無害，竟會覺得奇熱難耐，是何原故？」憲祥還未及回答，忽然異聲大作。先前大量水雷受了金蓮神火激射，多被燒化，祇隔遠一點的仍在爆炸，發爲巨響，不知怎的，忽隨異聲停止。好似全海的水均被煮沸，四外光牆齊化熱霧，內具一種極奇怪的壓力，排山倒海一般地往中心狂涌上來。憲祥看出不妙，忙喝：「虞、狄二位道友，速收法寶，免有疏失。」虞孝早就覺出射陽神弩先前飛行光海之中，穿梭也似，隨心運用，無不如意，所到之處，雷珠、水泡紛紛炸裂，威力甚大。自從金輪轉過一兩圈後，環繞金蓮神座寶光圈外的大量雷珠紛化熱霧消散，照理當前一大片癸水雷珠已破，底下應更容易，誰知熱霧中忽生出一種極強大的粘滯之力，神弩飛行霧海之中比前要慢得多，到了後來直似進退兩難。虞孝心正驚疑，忽聽憲祥大聲示警，心中一動，忙即收回，猛覺阻力加增，幾乎收不轉來。幸而狄鳴岐素來謹慎膽小，又最信服憲祥，見金輪神火所到之處，雷珠、水泡儘管紛紛消散，大量熱霧卻是越來越濃；並不似恩師所說，此寶一經全力施爲，不論多大的水，當時均可燒乾，並還不畏癸水剋制。怎會有此現象？也是心中驚疑，一聽憲祥知會催收法寶，忙即照辦。恰巧金輪迴飛，本不畏熱霧阻力，很容易地收了回來。

憲祥看出癸水雷珠受了三陽真火反克，已生變化，惟恐有失。一面招呼虞、狄二人收回法寶，一面急呼：「李道友，速以全力施爲，莫令逼近。」李洪依言，忙運玄功，將金蓮神座與三枝如意金環一齊施展，數十百丈金光祥霞，立即往外暴長。四外熱霧本來緊壓寶光層外，喫李洪施展全力，寶光加盛。雖然多排蕩出數十丈空處，但那熱霧喫寶光一逼，先是光雲電旋，宛如千萬層白色輕紈，朝外面光層包圍上去。後來霧層一密，沸水之聲忽然由大轉小，晃眼停止。那形似輕紈的霧影，也由濃而淡，漸漸隱去，青晶也似，將那百十丈高大一幢金色蓮花包住。衆人定睛一看，上下四外已全凍爲堅冰，無論哪一面都是一片晶瑩，彷彿埋藏在萬丈冰山之內，金光祥霞映照之下，幻爲麗彩，一眼望不到底。衆人不禁大驚失色。

李洪想用法寶開路，穿冰而行，試上一試。憲祥見衆人已被癸水雷珠所化玄冰包圍在內，仗着佛門至寶防身，就此相持，還可無事；如若冒失前衝，雖仗法寶之力不致受害，也難保不引發別的巨災，傷害生靈。偏生先前所算救星至今未到，心正有些憂疑。一見李洪手掐靈訣，待以全力破冰而行，不禁大驚，攔道：「此與常冰不同，變化多端，威力

極大。如非佛門至寶功用神妙，四面擋住，不令上身，休說常人，便我們五人喫那萬丈堅冰往裏一合，也無幸理。就這樣靜守不動，暫時還可無事；如若施展法寶、飛劍，妄想脫身，那重如山海的堅冰齊往中心壓來固擋不住，便是寶光稍露空隙，祇要有一絲冷氣被其侵入，馬上裏面全被佈滿，會連骨髓一齊凍凝，多高法力也是凶多吉少，如何可以大意？此本昔年水母獨有的無上仙法，不須法寶，全由陰陽二氣與癸水精英凝鍊而成，最是厲害。我們與主人素無仇怨，怎會平白下此毒手？如是門人所爲，又不會有這麼高法力。最好靜守待機，不可妄動。再等半日，如無動靜，由我行法，向主人探詢心意，問其何故如此，當有答覆。否則，主人既把昔年水母輕不施展的天一玄冰都施展了出來，怎會一個也不出面？我先前原料主人今日必有爲難之事，正當要緊關頭，我們無心經過，適逢其會，他那門人事前不知底細，妄下埋伏，等到雙方交手，我們又佔了一點上風，主人驚覺，已成騎虎難下之勢。此時越看越像，千萬輕舉妄動不得。」

李洪因想到了最後一關，還有杪欏靈符可以運用，又見四外堅冰被寶光擋住，不能合攏，反正無害。聞言覺着有理，決計專心靜守，相機而動。陳、虞二人覺着先前陷身陣內已有多日，尚無脫身之策，如今敵人把全海的水凍成堅冰，要想脫身，豈不更難？心正憂急，猛瞥見右側冰海深處有一點青熒熒的冷光閃動，後面緊跟着一蓬碧熒和一幢形如傘蓋的金霞，由右側面萬丈冰海中緩緩駛來。所過之處，四外堅冰紛紛碎裂，立被衝開了一條冰衖。金光剛過，堅冰由分而合。看去好似內有三四人，由那青色冷光和大蓬熒火在前開路，金霞隨在後面，朝着自己這面直穿過來。那冰本是一片晶瑩，又深又厚，喫來人寶光一映，齊煥異彩，分外好看。最奇的是穿行凍海之中，如魚游水，不似有甚阻力，祇是行動甚緩。冰再凍凝，喫青光金霞一衝，竟似受了激動，宛如波濤起伏。閃動起千萬點金鱗碧浪，比起四外冰壁受了寶光回映，又是一種奇景。陳、虞二人正拿不定是敵是友，不多一會兒，隱聞一片極繁密的琤琮鳴玉之聲，清脆娛耳，青光金霞已經鄰近，到了寶光層外停止，現出四人。李洪認出當頭二人正是前往小南極四十七島救父的南海雙童甄艮、甄兌，一個手指青光，一個手指鬼母朱櫻所贈碧磷衝，當先開路。身後隨定一個手持一件形如傘蓋，上發金霞的小和尚，還有一個身材矮胖的道裝怪人。不禁大喜，忙用本門傳聲詢問來意。甄艮答說：「事在緊急，無暇多言。絳雲真人爲了抵禦魔劫，將昔年水母用萬載玄冰精氣凝凍之寶發動，方圓千里之內齊化堅冰，加以仙法運用，任走何方均難脫身。開頭雖對諸位道友不免誤會，此時卻非針對我們。現奉天乾山小男真人之命來此，代小師弟和諸位道友開路，去往水宮，助真人抵禦邪魔。無如這天一玄冰奇寒無比，雖仗小男真人一道靈符和燃脂神僧所借香雲寶蓋護身通行，終恐小師弟收寶之際萬一疏忽，爲寒氣所侵。請速準備，祇等香雲寶蓋與金蓮寶光相接，速急收寶，與我們四人合爲一起，仍由愚弟兄開路前往。水宮事完，再作詳談如何？」五人聞

言大喜。

憲祥知道金蓮寶光太強，仗以防身雖然極好，但衝動太甚，容易激出反應，忙告衆人留意戒備。李洪笑說：「這裏百丈方圓之內，均被寶光擋住，甄師兄和同來二位道友祇管過來，此寶與我心靈相應，收發容易。」甄兌笑道：「小師弟終是那麼性急。我豈不知西方金蓮神座的威力，祇爲此時我們全在萬丈玄冰之中，此冰不比尋常，乃兩間混元真氣陰陽相戰，凝鍊而成，看似堅冰，實則中藏分合變化之妙，威力之大，不可思議，稍爲衝動，立生出極強烈的反應。我雖持有鬼母碧磷衝和香雲寶蓋防身，外加小男真人一道靈符，緩緩前行尚恐激出反應。你那寶光之內空處太大，突然一收，上下四外重逾山海的堅冰猛然往下一壓，整座冰海齊受震撼，說不定生出甚麼災劫。我們或者無妨，水宮主人就許爲此受到危害，或被邪魔乘機侵入。此時他正以全力主持仙法，無暇分神，否則早已通知，豈待今日？你須看香雲寶蓋的金霞與金蓮神座相連，然後緩緩收勢，越慢越好。就這樣，小男真人所賜的一粒混元珠，仍須留在此地，以防萬一，將來能否珠還，就說不定了。」隨即請身後同來的小和尚上前，把手中香雲寶蓋朝前一指，那一幢金霞祥光便擁了四人，由冰壁中緩緩衝出。四外堅冰立受衝動，宛如狂濤起伏，光雲亂閃，半晌方止。

李洪纔知厲害，便照所說，將身外寶光往裏縮小。甄兌連說：「洪弟不可大快，越慢越好。」說完揚手飛起一團豆大光華，穿出金蓮寶光之外，立時散開，化爲一片青白二色的光氣，佈向光層之外，將四邊冰壁擋住。甄艮彷彿如釋重負，笑道：「小師弟放心施爲，難關已過，不妨事了。」李洪將那法寶緩緩收去，各把遁光會合一起。同來小和尚隨掐靈訣，朝香雲寶蓋一指，金霞光幢隨將衆人遁光一齊罩住。仍由甄氏兄弟當先開路：甄艮手指一片青色冷光，盾牌也似擋向前面；甄兌指定紅花鬼母朱櫻的碧磷衝，發出一蓬碧色熒光，由青光之中微微透出。上面七葉風車一齊轉動，朝那萬丈冰層之下緩緩衝去。

李洪見飛行甚緩，又見同來小和尚生得脣紅齒白，滿臉笑容，持有香雲寶蓋，知從燃脂頭陀手中借來，料定雙方必有深交。那道裝怪人的相貌與甄氏弟兄相似，匆匆相見，尚未敘談。於是笑問：「二位甄師兄，這兩位道友是否同輩？」甄氏弟兄和那小和尚好似全神貫注在前面，不曾回答。道裝怪人已先接口道：「我名歸吾，前生名叫甄海。艮、兌弟兄乃我前生之子。我近由烏魚島脫困來此。這位神僧乃燃脂頭陀好友笑和尚，本是峨眉門下苦行頭陀的高弟，李道友怎會不相識呢？」李洪久聞前生同盟好友玉仙童方還與申屠宏、阮徵號稱東海小三仙，已經轉世，重返師門，改名笑和尚。因爲誤犯貪嗔，

奉命在東海面壁十九年，以示懲罰。此人屢世苦修，功力甚深，更得師門真傳，長於隱形飛遁，爲後輩同門中有名人物。因十九年坐關之期未滿，連峨眉開府均未到場，怎會來此？想起前生交厚，好生歡喜。因見笑和尚全神貫注在香雲寶蓋之上，祇是偶然笑向自己看上一眼，知其無暇分神，不便打擾，祇得轉問歸吾在何處相遇。歸吾隨說了經過。